

# 心理学研究中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及其衍生问题\*

杨沈龙<sup>1</sup> 喻丰<sup>2</sup> 胡小勇<sup>3</sup> 郭永玉<sup>\*\*4</sup>

(<sup>1</sup>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西安, 710049) (<sup>2</sup>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2)

(<sup>3</sup>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暨西南大学人格与认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715)

(<sup>4</sup>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个体的社会阶层反映了其所掌控的客观社会资源（即客观社会阶层）和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即主观社会阶层）的水平。收入（或财产）、职业、受教育程度是研究中常用来反映客观社会阶层的操作化指标。而主观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既包括对主观阶层进行问卷测量，也包括对其加以实验操纵。心理学研究要基于研究目的以及要考察的具体效应与机制对不同的操作化界定加以取舍，有时也要综合兼顾多种操作化方式。通过选取典型群体来代表不同阶层，这种做法宜慎重采用。同时研究的信效度问题有必要更加加以重视。未来研究应加强关注阶层认同偏差与阶层纵向流动等基础问题，以及因取样偏差而带来的阶层效应被简化的现象，并结合跨文化视角分析不同文化下社会阶层的内涵差异。

**关键词** 社会阶层 操作化界定 客观社会阶层 主观社会阶层

##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先后发表，作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的社会阶层心理学（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得以发轫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 Manstead, 2018; Stephens, Markus, & Phillips, 2014）。那么如何在研究中对社会阶层加以操作化界定？换言之，怎样才能准确地将抽象的社会阶层概念转变为研究中可量化的每个人的社会阶层水平？这是很多该领域的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心理学研究中所理解的社会阶层是一种用来反映个体在社会层级阶梯中相对位置高低的社会分类，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被界定为他（她）

所掌控的客观社会资源和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的水平（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 Kraus et al., 2012; Kraus & Stephens, 2012）<sup>①</sup>。

从这一基本定义中可以看出，心理学研究关注的社会阶层可以进一步被区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成分。客观（社会）阶层（objective social class）体现着个体可以掌控的有形的或象征性的社会资源，通常用财富、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来加以反映；而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指的是个体基于社会比较而形成的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等级地位的主观认识，它是一种社会感知，是个体对于“我在社会等级阶梯上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的综合评估（Kraus, Piff, & Keltner, 2011; Kraus, Tan, & Tannenbaum, 2013）。换句话说，社会阶层心理学领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1120, 71601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YJC1900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项目（2017M623138）、重庆市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研究专项一般项目（cstc2017jcyjAX0436）、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专项科研项目（SK2019027）的资助。

\*\* 通讯作者：郭永玉。E-mail: yyguo@njnu.edu.cn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往文献中，“社会阶层”与很多研究中讲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这一概念二者常常可以在表述上交替换用（Kraus et al., 2012）。本文为了术语表达的一致性，统一采用“社会阶层”一词来表述。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00234

域的研究者所理解的社会阶层概念,不仅关注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还关注他(她)所感知的自己的社会层次在何位置——而且这一感知成分与客观阶层一样,都是社会阶层概念的组成部分(Kraus & Stephens, 2012; Manstead, 2018)。

因此,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二者共同构成了实证研究中对社会阶层进行操作化界定的基础。虽然此定义被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接受,但由于它包含双重成分,所以不同研究中对于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常常莫衷一是,在测量与操纵时多有不同。而不同的操作化界定又常会进一步造成社会阶层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不确定(吕子喏,彭凯平,胡传鹏,2019; Brandt, 2013; Yang, Xu, Yu, & Guo, 2019)。这些情况的存在,说明有必要对于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深入分析探讨。

## 2 现有研究中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

### 2.1 客观社会阶层的测量

衡量客观阶层最常用的三大标准是收入(或财产)、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这一点已为学界共识(Kraus et al., 2012)。收入的测量相对简便,直接以量化的方式让被试报告其收入水平或者家庭财产状况即可(莫文静,张大均,潘彦谷,刘广增,2018; Lee, 2018)。还有学者(Ng & Diener, 2014)建议,将收入选项分段时不宜采取等距分段(如1 = 10000元~20000元,2 = 20000元~30000元,3 = 30000元~40000元……),而应按照指数增长来分段(如1 = 10000元~20000元,2 = 20000元~40000元,3 = 40000元~80000元……),因为这样等于是将收入的选项赋值进行了对数转换,在将分数代入计算时更为合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收入是一个具有很高隐私性的指标,很多非学生成年被试不愿真实报告自己的收入水平,而很多学生被试也不清楚父母真实的财务状况(黄小瑞,2014)。所以单纯采用收入来反映社会阶层的做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师保国,申继亮,2007)。

职业也是一种常用的客观阶层的操作化定义。如陆学艺(2002)提出的“十大阶层”职业划分,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杨林川,马红宇,姜海,梁娟,齐玲,2017)。国外研究也有类似的量化方式(Ericsson et al., 2017; Goudeau & Croizet, 2017),其划分也可能更为细致复杂,如Hollingshead(1975)的职业9点计分方式,被学界广泛引用。另外,除了人

为划定职业的等级高低,还有研究者仅让被试只报告其职业类别,然后请研究助理对每一个职业的声望高低进行评分,以此获得职业等级分数(Kraus & Callaghan, 2016)。以职业来反映个体的社会阶层有其合理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综合涵盖个体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陆学艺,2002);不过因为社会职业属性是复杂的,无论如何进行赋值,都无法避免下层职业中一部分个体可能强于上层职业中部分个体的情况(印子,2015)。所以单纯以职业来反映阶层也有一定弊端。

受教育程度也是客观阶层的常用测量指标,它是人们在社会系统中获得地位与声望的一个先决条件(Hollingshead, 1975)。受教育程度的测量也较为简便,直接按照学历阶段来划分选项或让被试报告接受教育的总年限即可(Cohen, Shin, Liu, Ondish, & Kraus, 2017; Hollingshead, 1975)。对于学生被试,研究者有时会保留其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方得分,来体现其阶层水平(韦庆旺,李木子,陈晓晨,2018)。不过将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阶层的操作化定义,同样存在争议。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真实资源占有的对应关系有时比较模糊(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而且不只中国,美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Cohen et al., 2017)。

综上所述,上述三个客观阶层指标都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有的研究会同时测量这三者中的两个或者三个,然后合成为一个客观阶层总分。如Tan和Kraus(2015)同时测量了被试的家庭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并将这两个分数标准化而后取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客观阶层总分。而如果研究者测量了全部上述的三个阶层指标,则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三者合成一个总分,关于具体算式以往文献已多有介绍(任春荣,2010),此处不再赘述。总之,这种合成总分的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指标测量的缺陷,在研究中已有越来越多的运用(武丽丽,张大均,程刚,王鑫强,2018)。

### 2.2 主观阶层的测量及操纵

主观阶层的测量可以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方式。直接测量是按高低顺序将社会阶层表述为若干层级,让被试选择自己所在的等级(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这种直接测量的方式不仅见于心理学,很多大型的社会学调查也多采用这种方法来考察主观社会阶层(王俊秀,

2018; 许琪, 2018)。而间接测量则主要出现在心理学研究中, 它是将典型的高阶层或低阶层的生活状态描述给被试, 让被试评定自己是否符合题项中的描述(程刚, 陈艳红, 关雨生, 张大均, 2015)。也有研究者(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将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两个分数标准化之后取均值, 以获得一个新的主观阶层总分。相比前述的客观阶层指标, 主观阶层的测量优势明显, 它只需简单的题目即可得到被试阶层的综合信息, 测量成本低、效率高, 表面效度也很好。但这种基于自我报告的主观层面的阶层感知是否真的能反映被试真实的客观状况, 是需要研究者深思的。

另外, 主观阶层的操作化界定还包括实验操纵层面, 即在实验中启动不同组的被试形成关于自身阶层不同的主观评价与感知, 从而造成他们暂时不同的主观阶层水平。如很多研究让两组被试分别想象最底层/最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分别启动其高阶层/低阶层的体验, 进而考察其不同的心理后效(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5; Li, Lu, Xia, & Guo, 2018)。还有研究通过让两组被试在实验任务中获得不同的评价, 来操纵其在实验环境下暂时的地位感知(Guinoite, Cotzia, Sandhu, & Siwa, 2015)。另外, 有时研究者还希望了解被试对于他人阶层的感知, 因此还需要通过不同的文本描述, 对于他们的实验材料中出现的人物的阶层加以操纵(Batruch, Autin, & Butera, 2017)。这些对主观阶层的操纵也是社会阶层操作化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实验操纵, 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阶层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 因此这一方法也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社会阶层独有的贡献(Kraus et al., 2013)。

### 3 衍生问题及对应建议

#### 3.1 如何选取操作化定义?

对于很多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者而言, 也许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上述的众多指标中如何选取操作化定义。其实过往很多研究在这一点上交代得并不清楚。未来研究最好能够在此方面多做深入考虑并在文中具体阐明选取理由。必须明确的是, 研究者应当立足于研究目的, 来决定操作化定义的选取。比如确定研究关心的是相关还是因果关系, 想要考察因果关系的话则需要有操纵主观阶层的方式。如Cheon和Hong(2017)的研究目的是探讨阶层体验对饮食的影响, 所以其研究就只采用了主观阶

层操纵这一种操作化方式,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如要考察相关关系, 则需要进一步考虑: 研究真正关注的是某种心理与被试客观资源占有水平(客观阶层)的关系, 还是与主观等级感知(主观阶层)的关系? 只有基于对这些研究目的的深入明晰,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选取操作化方式。

另外, 很多情况下社会阶层之所以对某一心理或行为产生影响, 是基于复杂的社会—心理—生理机制的(胡小勇, 杨沈龙, 钟琪, 喻丰, 陈红, 2019)。因此, 如能在研究设计时结合研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效应机制, 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选择操作化指标。举例而言, 当研究父母的阶层水平对于子女人格的预测效应时, 研究者需要考虑: 这种预测效应是通过经济投资产生的, 还是通过文化环境产生的, 抑或通过人脉资源产生的(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客观阶层成分)。如果研究者可以在理论上明确其研究关注的究竟是哪种心理机制, 就可以对应选取社会阶层的某一方面成分来设计操作化方式。Harackiewicz等(2014)的研究关注不同阶层的学生的成绩差异, 其操作化定义是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以此来体现家庭文化资本在研究问题中的作用, 这样设计思路就更有针对性地考虑了其研究的机制。

#### 3.2 如何综合多种操作化定义?

当然, 上文所述的只是一个方面, 有时研究目的就是要探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的效应, 很难对多种指标有所偏废, 这时可考虑在研究中综合采用多种操作化定义。所谓“综合”, 多研究设计和多分数合成是两种常用的策略。

多研究设计, 就是在同一研究的不同子研究中, 分别采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操作化指标, 涵盖客观阶层测量、主观阶层测量及操纵等多种方式, 这种做法在国内外研究中已越来越常见(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Dubois et al., 2015)。这样的设计不仅兼顾了多方面的指标, 还能对假设作重复检验。如果基于不同的操作化界定的多个子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效应, 则结论将会更为可靠。这正是一些方法论研究者所提出的多方面聚合证据——对于同一问题采用多种途径、从不同的侧面加以考察, 由此得到的具有一致性的研究证据往往比单纯的完全重复性研究要更有说服力(Munafò & Smith, 2018)。

对于多分数合成, 前文已有述及, 无论是客观

还是主观阶层,研究者都可以将多个测量指标的分数加以合成,得到一个综合总分。除此之外,有的研究也会在探讨一般性的社会阶层的效应时,将客观阶层分数和主观阶层分数进行标准化后取平均,得到合成的阶层总分(Côté et al., 2017)。不过总的来说,使用此方法的研究还是少数。实际上,对于那些以探讨一般化的阶层效应为目的的研究而言,采用多指标合成分数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 3.3 通过选取现实典型群体来反映阶层差异是否可行?

除了上文所述,还有研究通过选取现实典型群体来反映阶层水平高低(Armstrong, Hamilton, Armstrong, & Seeley, 2014; Kraus & Callaghan, 2016)。因为在现实中,有一些群体确实占据更多社会资源,而一些群体恰恰相反。所以直接选取典型的群体来代表高阶层组与低阶层组,就可以实现对于阶层的操作化。这样的操作化定义既不同于问卷测量,也不同于实验操纵,但它也是对阶层进行量化的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也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一定的缺陷。首先,仅仅用一类典型群体,其代表性难免不足。例如 Armstrong 等(2014)以某高端大学生社团的成员作为高阶层的代表,虽然这些学生总体上确实处于高阶层,但高阶层不只有这一类人,类型的窄化容易造成研究结论难以推广。第二是易引发额外变量的干扰,因为研究选取的典型高层或低层群体,他们的差异常常不仅在于阶层。如 Kraus 和 Callaghan(2016)研究以耶鲁大学 MBA 学生作为高阶层的代表,但他们相比普通人会在很多方面都有优势,因此很难讲两组之间如有差异仅仅是由阶层导致的。总之,这种选取典型群体的操作化方式建议慎用。即便如此设计,最好也只是作为一个子研究存在,而且要尽可能控制好潜在额外变量。

### 3.4 如何更好地保证信效度?

当前对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还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对信效度不够重视。很多研究并未报告阶层测量的信效度指标——这种情况被 Flake 和 Fried(2019)称为可质疑的测量实践(questionable measurement practice),即研究者并没有明确、详细地介绍其研究中的变量测量方式,以及选用此种方式的理由。Flake 和 Fried(2019)指出,这种测量的盲目性与模糊性会使研究的内外部效度都受到损

害,因为无论是变量关系的真实性还是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核心变量测量的确切性。

因此,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也许要更为重视阶层测量的信效度问题,并且在研究设计特别是研究报告中有所体现,避免可质疑的测量实践。首先,要对研究所考察的阶层予以明确界定,特别是有的研究要考察一些更具特殊性的阶层属性时(Guinote et al., 2015),则需要在概念界定部分作有针对性的特别说明,并且强调研究结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效应。在此之后,应结合此定义来谨慎选择阶层的操作化方式,并且给出理由,包括尽可能提供测量的信效度信息。例如对信度而言,如果采用了多个测量指标,则应介绍这些题项之间的相关性或内部一致性系数。有些使用单一题项的研究无法计算信度,也可尝试借助已有文献提供相应的支持性信息如重测信度等。对于效度,情形可能更复杂一些,但研究者也可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在研究设计时严格控制额外变量的干扰,以保证内部效度。第二,尽可能选取代表性样本和更具普遍意义的测量工具,提高结论的可推广性,保证外部效度。最后,有些研究中将社会阶层作了潜变量处理(周春燕,郭永玉,2013),这时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和提供结构效度的指标。总之,无论是信度还是效度,都是研究质量的关键,对阶层的考察应该更注重这些基础的方法学问题,并在写作中明确展现。

## 4 展望:有待深入的基础研究

前文回顾了心理学研究中社会阶层的操作化定义,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也只能作为参考,远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一领域现存的问题。因为若想更好地明晰这些操作化问题,也许不仅需要设计层面的探讨,还有赖于相关基础研究的推进。只有更深入探讨这些基础问题,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阶层,进而确立更好的操作化方案。

第一,应关注因阶层认同偏差而造成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偏离的问题。阶层认同偏差(class identification bias)指的是个体的客观阶层水平和主观阶层水平不一致的程度(范晓光,陈云松,2015)。很多研究发现,虽然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高(Cohen et al., 2017)。那么这是源于测量的不准确,还是反映

了阶层概念本身的某种规律？如果从测量的角度入手，研究者可以考虑结合心理测量学的技术手段，开发新的更具信效度的测量工具。同时研究者也需要从阶层认同偏差这一变量本身入手，探索它的前因后效及作用机制，这也许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复杂性。

第二，要重视因阶层纵向流动而引起的静态阶层与动态阶层偏离的问题。当前绝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只采用静态视角，即只关注个体当前相对固定的阶层水平。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阶层都是流动的，仅考察其静态阶层水平，也许还不足以反映他们的某些阶层特征。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动态视角，丰富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一方面，研究可以关注个体过去的阶层水平对于他们的影响——例如 Kish-Gephart 和 Campbell (2015) 就发现，同为 CEO 的精英，会因其出身阶层的不同而产生显著不同的决策风格。另一方面，研究还需要关注个体对于自己未来阶层流动的预期。当然，还可以同时测量个体的出身阶层、当前阶层与预期阶层，考察其效应异同，这样将“过去—现在—未来”的动态视角引入社会阶层的操作化定义之中，不仅可以获得更丰富的结果信息，也有助于实现对阶层概念更深入的理解。

第三，需留意因取样偏差而带来的阶层的效应被简化的问题。在现实的社会系统中，社会阶层是复杂的，不过现有研究很难充分反映现实阶层的多样化，大多研究只能将全体被试作线性两极的划分，考察相对低阶层和相对高阶层的差异 (Kraus et al., 2012; Manstead, 2018)。这样的设计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阶层概念的全貌。对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在取样层面和统计层面有所改变。在取样上，未来研究最好能覆盖到更广泛的被试群体，特别是对于顶端的高阶层和底端的低阶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努力获取其数据。而在统计方面，也可以不只对数据进行线性的考察，例如也许最顶端和最底层的群体会表现出不同于一般规律的特异性，那么此时阶层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就很可能呈现非线性了。像这样的突破性的结论的得出，有赖于未来研究在设计操作化定义更多留意社会阶层的复杂性。

第四，宜结合跨文化视角分析不同文化下社会阶层的内涵差异。其实在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文化视角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 (Grossmann & Huynh, 2013; Stephens et al., 2014)。该视角不仅关

注不同社会阶层者的文化差异，还关注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是否存在跨文化的差别 (Miyamoto, 2017)。然而，目前文化视角的研究较少关注社会阶层的概念及操作化界定这些更为基础的问题。未来研究有必要探讨在不同文化下，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在阶层概念中的权重是否会有所不同，主观阶层的来源是否有所差异等问题。这些角度虽然非常基础，但也许是今后该领域研究必须关注的。也只有立足于这些积累，对于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才能更有科学依据。

### 参考文献

- 程刚, 陈艳红, 关雨生, 张大均. (2015). 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的指标构成及特点.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37(6), 156-162.
-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社会学研究*, 4, 143-168.
-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3), 271-289.
- 胡小勇, 杨沈龙, 钟琪, 喻丰, 陈红. (2019). 社会阶层与健康的关系：“社会—心理—生理”机制. *科学通报*, 64(2), 194-205.
- 黄小瑞. (2014).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及合成方法. *全球教育展望*, 43(12), 82-92.
-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 6, 46-76.
- 陆学艺.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吕子吻, 彭凯平, 胡传鹏. (2019). 社会经济地位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科学通报*, 64(20), 2114-2126.
- 莫文静, 张大均, 潘彦谷, 刘广增. (2018). 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 父母情感温暖和心理素质的链式中介作用.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0(1), 57-63.
- 任春荣. (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5), 77-82.
- 师保国, 申继亮. (200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3(1), 30-34.
- 王俊秀. (2018). 不同主观社会阶层的社会心态. *江苏社会科学*, 1, 24-33.
- 韦庆旺, 李木子, 陈晓晨. (2018). 社会阶层与社会知觉: 热情和能力哪个更重要? *心理学报*, 50(2), 243-252.
- 武丽丽, 张大均, 程刚, 王鑫强. (2018).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心理素质全局因子的中介作用.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0(6), 56-62.
- 许琪. (2018).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 *社会学研究*, 6, 102-129.
- 杨林川, 马红宇, 姜海, 梁娟, 齐玲. (2017). 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影响: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49(7), 980-994.
- 印子. (2015).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97-106.
-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4), 636-640.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586–592.
- Armstrong, E. A., Hamilton, L. T., Armstrong, E. M., & Seeley, J. L. (2014). “Good Girls” : Gender, social class, and slut discourse on campu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7*(2), 100–122.
- Batruch, A., Autin, F., & Butera, F. (2017). Re-establishing the social-class order: Restorative reactions against high-achieving, low-SES pupil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3*(1), 42–60.
- Brandt, M. J. (2013).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5), 765–785.
- Cheon, B. K., & Hong, Y. Y. (2017). Mere experience of low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mulates appetite and food intak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1), 72–77.
- Cohen, D., Shin, F., Liu, X., Ondish, P., & Kraus, M. W. (2017). Defining social class across time and between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1), 1530–1545.
- Côté, S., Kraus, M. W., Carpenter, N. C., Piff, P. K., Beermann, U., & Keltner, D. (2017). Social affiliation in same-class and cross-class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2), 269–285.
- Dubois, D., Rucker, D. D., & Galinsky, A. D. (2015). Social class, power, and selfishness: When and why upper and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behave unethical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3), 436–449.
- Ericsson, M., Lundholm, C., Fors, S., Dahl Aslan, A. K., Zavala, C., Reynolds, C. A., & Pedersen, N. L. (2017). Childhood social class and cognitive aging in the Swedish Adoption/Twin Study of Ag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27), 7001–7006.
- Goudeau, S., & Croizet, J. C. (2017). Hidd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ocial class: How classroom settings reproduce social inequality by staging unfair comparis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2), 162–170.
- Greitemeyer, T., & Sagioglou, C. (2016).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causes aggression: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1*(2), 178–194.
- Grossmann, I., & Huynh, A. C. (2013). Where is the culture i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112–119.
- Guinote, A., Cotzia, I., Sandhu, S., & Siwa, P. (2015).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galitarianism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dul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3), 731–736.
- Harackiewicz, J. M., Canning, E. A., Tibbetts, Y., Giffen, C. J., Blair, S. S., Rouse, D. I., & Hyde, J. S. (2014). Closing the social class achievement gap for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in undergraduate biolog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6*(2), 375–389.
- Hollingshead, A. A. (1975). *Four factor index of social statu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 Kish-Gephart, J. J., & Campbell, J. T. (2015). You don’t forget your roots: The influence of CEO social class background on strategic risk t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6), 1614–1636.
- 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69–777.
-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9), 642–656.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11). Social class as culture: The convergence of resources and rank in the social real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4), 246–250.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572.
- Kraus, M. W., Tan, J. J. X.,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81–96.
- Lee, J. (2018). Can a rude waiter make your food less tasty?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style and carryover in consumer judgm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8*(3), 450–465.
- Li, J., Lu, M. X., Xia, T., & Guo, Y. Y. (2018). Materialism as compensation for self-esteem among lower-class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1*, 191–196.
- Manstead, A. S. R. (2018).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H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mpacts thought, feelings,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2), 267–291.
- Miyamoto, Y. (2017). Culture and social cla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67–72.
- Munafò, M. R., & Smith, G. D. (2018). Robust research needs many lines of evidence. *Nature, 553*(7689), 399–401.
- Ng, W., & Diener, E. (2014). What matters to the rich and the poor? Subjective well-being,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postmaterialist needs across the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2), 326–338.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4). Social class culture cycles: How three gateway contexts shape selves and fuel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611–634.
- Tan, J. J. X., & Kraus, M. W. (2015). Lay theories about social class buffer lower-class individuals against poor self-rated health and negative a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3), 446–461.
- Yang, S. L., Xu, B. X., Yu, F., & Guo, Y. Y. (2019). Revisiting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Concepts,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3*, e20.

#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Yang Shenlong<sup>1</sup>, Yu Feng<sup>2</sup>, Hu Xiaoyong<sup>3</sup>, Guo Yongyu<sup>4</sup>

(<sup>1</sup> 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up>2</sup>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sup>3</sup>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sup>4</sup>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n general, social class is a kind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used to reflect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A person's social class is defined as the objective social resources he controls (i.e. o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the level of his own social status he subjectively perceives (i.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How to operationalize the concept of social clas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is is the first issue many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have to face.

Income (or property),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operational indicators commonly used in research to reflect the objective social class. However, these three indicators, as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objective social class, have certain defects. In terms of income and property, participants are usually reluctant to tell researchers their real levels. For occupations,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occupation may have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As fo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people's level of education is not always a good indicator of their actual social status. In short, all the three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are somewhat inadequate. Therefore, researchers sometimes measure multiple indicators at the same time and combine these scores into a total score of objective class.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subjective class includes both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and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In addition to manipulating the participants' subjective class, researchers sometimes also want to know the participants' evaluation of other people's social class and whether this perception of other people's class will affect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sults. Therefore, in such studies, researchers need to manipulate the social class of persons in their experimental materia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perational indicators of social clas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refore, how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n the study has become a problem. To this end,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four suggestions. First, when considering the selection of operational indicators,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the hypothesized effects and mechanisms and make clear which aspect of social clas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Second, if we want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in general, we can consider using multiple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in the study. Third, it is not advisable to distinguish the social class level by selecting typical high-level and low-level class groups.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mpirical studies, and present mor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articles.

Due to the complexit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further studied around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social class.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explore in depth the devi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class and objective class caused by class identification bias, as well a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static social class and dynamic social class caused by social class mobility. Moreover,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caused by sampling should also be further studied by researchers. In addition, it is also worth exploring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s definitions of social class with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social class,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bjective social class, subjective social class